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谈论上帝

神学的语言与逻辑之考察

GOD-TALK: AN EXAMINA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LOGIC OF THEOLOGY

[英] 约翰·麦奎利 著
John Macquarrie

安庆国 译
高师宁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谈论上帝

神学的语言与逻辑之考察

GOD-TALK: AN EXAMINA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LOGIC OF THEOLOGY

[英] 约翰·麦奎利 著
John Macquarrie

安庆国 译
高师宁 校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God-Talk
An Examina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Logic of Theology
John Macquarrie

本书的翻译出版经原出版者英国 SCM 出版社授权，
根据英国 SCM 出版社 1971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汪 漪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宗教与世界》丛书·

谈 论 上 帝

——神学的语言与逻辑之考察

[英]J. 麦奎利 著

安庆国 译 高师宁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8.375 插页 4 字数 193 千

1997 年 11 月第 2 版

199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220-03890-9/B·152

印数:3001—8000

定价:12.50 元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 序

BANGLIS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爾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

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

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光沪

1988年1月 于北京

中译本序

这本书的正标题是《谈论上帝》。有的读者也许会问：“到底有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为什么要谈他？”还有的读者也许会问：“谈论上帝是什么意思？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谈他岂不是无聊？”

前一种读者的意思是：要谈上帝，先得解决有无上帝的问题。这是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观点，传统哲学家和神学家一直在研究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为之提出种种证明和反证明。

后一种读者的意思是：要谈上帝，先得说明“上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代表什么实际对象，如果它什么也不代表，那么谈它就毫无意义了。这是现代分析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提出的这个问题，构成了对神学的最大挑战。因为，不管谈论什么话题，确实都得首先明白自己谈话的语义和逻辑。如果说随便聊天时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任何严肃的学术讨论（包括神学讨论）来说，认识并澄清这一点则是不可或缺的。

于是这本书有了它的副标题——《神学语言与逻辑之考

察》。就是说，它的内容，是严肃地考察神学的语义和逻辑，从而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对上述挑战作出回应。读毕本书，读者可以对前述问题获得相当完备的正面答复，至少获得相当全面的思考线索。

作为一位中庸的神学家和清明的哲学家，约翰·麦奎利不但对各派神学学说坚持开放和兼容的态度，而且对各派哲学学说也坚持开放和兼容的态度。在哲学上，他不但真正进入并表达了欧陆哲学的主流，而且真正进入并表达了英美哲学的主流，这在本书中表现也很明显。一方面，这本书以一般认为是同神学对立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方式来提出问题并分析问题，认真地讨论了语言的一般问题，考察了神学的词汇以及神学语言的各种类型，考察了神话、象征、类比、悖论和经验语言等等；另一方面，这本书又讨论了有代表性的几位现代大神学家的语言观，考察了神学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关系及其与海德格尔解释学的关系，并且从生存哲学走向存在哲学，从两者的结合中提出了神学的基本逻辑，即“生存与存在的语言”（这个逻辑也许可以这么表达：“谈论上帝”是“谈论自己”的必然延伸）。这实际上是从各种哲学立场对各种神学语言的综合考察中得出的对前述问题的正面回答。而这个回答的内容和根据，读者通过对这本小书的细读和思索，是会清楚了解的。

麦奎利曾任纽约协和神学院和牛津大学教授，关于他和他的著作，我在他的《二十世纪宗教思想》一书中文本“译者序”中，作过简略的介绍。读过那本书的读者，会对他在介绍他人思想时的广博与简明、平和与公正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本表述自己观点的著作中，读者会发现同样的广博与简明、平和与公正，此外，还有一种不回避任何尖锐诘难或僵局难题的

学术上的正直和思想上的坚毅。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处理的时代难题和给出的清晰回答，将赋予它在哲学史或神学史或思想史中的相当地位。关于这一点，任何严肃的哲学研究者、宗教研究者，甚至语言学研究者和思想史研究者，都应通过认真的研读作出自己的评价。而对前述问题有兴趣的一般读者，也会从中得到收获和启发，即令不同意作者的观点。

我从作者那里得到这本书已有9年，现在经过译校者的辛勤劳动，终于译出出版了，我心中如释重负。幸而，这本书里谈的问题不会过时，而似乎与人类历史共久长。

何光沪

1991年8月25日于北京

主 编 何光沪

副主编 尹大贻 汪 漪 高师宁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目 录

前 言	(1)
第 1 章 问题的提出	(1)
第 2 章 某些当代神学家怎样看待语言	(24)
第 3 章 对语言的一般思考	(47)
第 4 章 神学词汇	(71)
第 5 章 神学和逻辑经验主义	(95)
第 6 章 神学话语的类型。个案研究：圣亚大纳西 的语言	(116)
第 7 章 语言与解释。个案研究：海德格尔论阐释学	(139)
第 8 章 神话	(161)
第 9 章 象征。个案研究：作为宗教象征的光	(183)
第 10 章 类比与悖论	(203)

第 11 章 经验语言 (223)

第 12 章 生存和存在的语言 (231)

人名索引..... (243)

主题索引..... (250)

译后记..... (255)

第 1 章

问题的提出

我们若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词根替换希腊语的词根，那么“神学”一词几乎等同于“谈论上帝”。它是一种专门谈论上帝的论述形式。但是，并非所有的关于上帝的谈论都有资格成为神学，因为这个名称是用来专指最成熟的反思性的谈论上帝的方式的。而且，谈论上帝全然不同于谈论我们在世上所遇的普通的事物和人类，这是不难看出来的；尽管神学（theology）这个词与地质学（geology）相似，但它们毕竟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我们能够很快地认识到，神学确实是一种奇特的语言，它是一种专门的谈论上帝的方式，而且谈论上帝本身，与我们平常谈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物看来是大不相同的。

神学不仅奇特，而且在现代世界上已成问题。谈论上帝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要清楚地回答这一问题令人望而却步，因此一些神学家提出了一种没有上帝的神学。根据保罗·范·布伦（Paul van Buren）的说法，事情不仅如尼采所谈的是“上

帝已死”，“现在的问题是，‘上帝’一词也死了”^①。为了对付
 12 这一问题，他认为神学应放弃谈论上帝，而将之简约为谈论历史和伦理。他还宣称，这种简约是与已进入纯科学探讨行列的那些领域（平行的），他还具体提到了星相学简约为天文学、炼金术简约为化学。^②但是，这种论证仅仅是把水搅浑。天文学和化学在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看来已取代了星相学与炼金术，而且天文学和化学是完全不同的事业，因为它们的目的与这些古老而神秘的伪科学完全不同。因为这些现代科学与之大为不同，这从它们的不同名称上也可一目了然。没有人臆想把它们称之为“简约了的星相学”或“简约了的炼金术”，无论这种表达方式的含义可能是什么。假若“上帝”一词已死，那么显然关于上帝的谈论或神学也死了，我们也就可以用伦理或任何被认为是恰当的东西来取代它了。但是，我们不要因谈论毕竟不是神学的所谓“简约了的神学”而混淆了论题。

实际上，大量有关上帝的谈论或许已死。我们在细究那些历史上曾激动过人心的神学争论时发现，它们大部分可能言之无物或于我无补。主张基督仅有一个意志的一志论正确呢，还是如正统的最终裁决那样，他既有人的意志又有神的意志？圣灵是像西方基督教主张的那样出自圣父和圣子，还是像东正教会所认为的那样仅出自圣父的说法更准确？圣餐中基督的真正显现是该像罗马天主教的“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③那样来理解，确信面包和酒的实质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实质，

① 《福音书的世俗意义》，纽约：麦克米兰伦出版公司和伦敦 SCM 出版社，1963，第 103 页

② 同上书，第 197—198 页。

③ 天主教神学圣事论学说之一。——编者

尽管其可感的外在要素并未改变；还是该遵循路德教的“同体论”（Consubstantiation）^①，认为可感要素依然如故，面包和酒的实质与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实质同时并存？在加尔文派教徒中，应相信堕落前预定论（supralapsarian）——一个人的命运在 13 亚当堕落前已由神命所定——是真实的呢，还是应同意堕落后预定论（infralapsarian）——上述神命只是亚当堕落之后才确定的？

这些问题是从 1000 年的神学争论和整个广阔的基督教世界里随意捡出来的。某些相似的问题也许还可以在当代和最近的神学讨论中找到。我们可能还会想起卡尔·巴特（Karl Barth）与艾米尔·布龙纳（Emil Brunner）有关自然神学的著名争论。这场争论已归结为这么一个问题：人类已完全丧失了上帝的形象呢，还是仍保留着上帝形象的形式却失去了它的内容。^②

当我们面对以上提及的这些问题时，我们现在的反应很可能不同于最初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争端时人们所作出的反应。即使我们碰巧属于对这些问题接受了这种或那种回答的传统，我们也有可能对之毫不在乎。我们不太可能由衷地认为自己的看法与对每个问题的这个或那个选择性回答是一致的。因为这些问题看来已经僵死，不能再激发我们的热情。确实，我们不太可能认为我们的幸福，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在每个方面都依赖于正确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我们更可能怀疑正确的答案是否存在，而且我们今天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严格地考察这些问

① 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关于圣餐之性质的学说。——编者

② 圣经就人乃按上帝形象造成。“上帝形象”遂指人身上的神性。——编者

题本身。它们是名副其实的问题吗？我们可以赋予它们据以表述的术语以某种意义吗？关于事实或实在的问题涉及到了吗？或者，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以上问题乃是出自诡辩、错谬和空洞的争论吗？

设想一个古埃及人和一个日本神道信徒之间作如下所述的这种争论，也许还算不上异想天开。埃及人可能说：“太阳是男性，因为他不是别的，正是主神拉（Ra）”。日本人对此可能答复道：“不，你错了！太阳是女性，因为她是女神，她的名字是天照大神。”这可能引发一场关于太阳是男神还是女神的敌对争论。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争论纯系无稽之谈，因为这不是真正的问题。太阳不属于那种可以明确断言其性别的实体。当然，任何人只要喜欢都可以通过其充满诗意的想象赋予太阳一个合适的名字，无论是阴性还是阳性都允许。但这只是一种个人兴趣，不是可争论其真假的问题。实际上，不同的语言早为太阳和月亮指定了不同的性别。这可以告诉我们试图用这些语言表达自己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神话和心理，但它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有关太阳和月亮的客观信息。

我们上面提到的神学争论都与天体的性别之争一样是不真实或主观的吗？这个问题不能简单轻率地给予回答，因为神学争论与诸如太阳是男是女的简单争论相比显然更为复杂。这些神学争论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思想。关于耶稣基督有一个意志还是两个意志的争论，以“基督”自身兼备神与人两种“属性”的思想为前提。关于圣灵有一个还是两个来源的争论，以“三位一体上帝”的观念为前提。关于变体论和同体论的争论，其前提则是对“真正显现”的确信，以及关于“实质”和“偶性”的哲学概念。堕落前预定论和堕落后预定论之间的争论，

以关于上帝前定论与人的“堕落”的思想，进而以神的前定若不能确定时间至少可确定先后的思想为前提。巴特和布龙纳之间的争论，以神的形象能否出现于人之中的思想为前提，布龙纳的看法似乎有一个进一步的前提：这种形象的“形式”可以与它的具体“内容”之匮乏共存。而且，所有这些复杂观念还 15 以其他观念为前提，整个“论域”——像逻辑学通常所称呼的那样——也揭示了隐藏在这些特殊争论后面的内容。要弄清这些观念之一部或全部是否有意义，要弄清在其中起作用的这些争论之一部或全部是名副其实的争论还是空洞无物的诡辩，这需要一个漫长而艰巨的清理过程。

运用严格的逻辑分析，以上某些神学争论完全有可能垮台，成为一堆无意义的冗辞。然而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在它们出现的种种环境中，是被人们怀着热诚的虔信去讨论的，这个事实会使我们怀疑，真正的问题曾受到真正的考验，即使它们被深奥思辨的语言所掩盖。真正的问题（假如有这些问题的话），不能靠一种客观的形式分析来揭示，尤其是孤立地看待这些特殊争论时更是这样。但是，我们若首先在整个神学的背景下看待这些争论，然后再置身于产生这些争论的具体环境，以求理解当时争论的参与者在那种情况下试图谈些什么，那么，这些真正的问题可能会逐渐明朗。

这里我们可能还会想起另一场神学争论——著名的阿利乌辩论。像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有关这场争论的情况一样，它一直是关于形而上学之本质的争论。我们都知道这场辩论的一个细节——“本质同一”(homousios)与“本质相类”(homoiousios)的